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劉公案 – 劉墉傳奇 第八十一回 查賑糧欵差反受刑

那一老民，見劉大人也是個鄉民的打扮，帶笑開言說：「老仁兄，請坐罷。」大人說：「請坐。」說罷，劉大人把口袋一鋪，也就坐在地上。眼望老民，開言講話說：「借問一聲：我今是頭一遭兒買米，不知道怎樣一個買法？」那一老民見問，說：「一進州官衙門，南邊有一座棚子，裡頭立著個櫃，有個內廝，一個在裡頭賣牌子，四百錢一根牌子，是一斗。預先買了牌子，後往北邊去打米。」大人聞聽，說：「這就是了。」劉大人與那老民正然說話之間，忽聽有一個差人，站在衙門以外，高聲吆喝，說：「賣牌子咧！」眾人聞聽，一齊往裡亂跑。來到棚裡，拿了錢，拿著牌子，去北邊打米。劉大人一見，並不怠慢，站起身來，也就跟著眾人往裡而走。來到棚前站住，把那三百錢攤出來，往櫃上一扔，說：「賣給我一斗米。」

衙役聞聽，接過錢來一數，說：「不夠，短一百錢。」劉大人說：「怎麼短一百錢？」衙役說：「四百錢一根牌子，你這才三百錢，這不是短一百錢麼？」劉大人說：「奉旨，官價三百錢一斗，你們要四百錢一斗，那一百錢歸於何處呢？」衙役張三，聞聽劉大人之言，說：「你這個屯舊老頭子！我瞧言不壓眾，貌不驚人，你咬文嚼字的，『奉旨』咧，又『旨奉』罷咧。你愛買不買，四百錢一根牌子，想短底子還不能，多說給你個大天見兒！」劉大人聞聽，說：「你不要動氣，錢不夠，我今兒不買，下次多帶一百錢來再買，把那錢遞與我罷，我進去瞧個熱鬧，也不枉我大遠的來一遭兒。」衙役聞聽，說：「這不是？老正經！」說罷，將那三百錢遞與大人。大人接過，帶在腰中，邁步往裡而去。登時來到米場的跟前站住，舉目觀看。

劉大人，舉目抬頭留神看，打米的軍民亂紛紛。一支牌子一斗米，眾百姓，雖是賑濟竟虛名！我主就知把饑民養，那知道，可惡州官把民坑！大人復又留神看，一斗焉能有十升！裡折外扣且肥己，民打幌子，州官賣酒一般同。

我劉某既然來到此，焉容狗官亂胡行！大人想罷抬頭看，有一張，板門放在地流平。大人瞧罷走上去，將門拿在手中擊。眼望衙役來講話，說「門特小了不成！皇上旨意十升斗，你們是，私扣民糧罪不輕！」衙役聞聽抬頭看，打量大人這形容：破草帽一頂頭上戴，青布灑鞋足下登。身穿一件月布襖，上頭油泥有半尺零。一條口袋搭肩上，原來是，買米窮民一樣同。衙役瞧罷有點氣，冷笑開言把話云：「尊駕問我什麼緣故，你管一斗是幾升！快快放下你打去罷，不用這，野雞戴帽——混充鷹！」說罷上前就奪門，把大人扔了個倒栽蔥。只聽「叭噠」一聲響，把門摔了個大窟窿。衙役觀看更有氣，怪叫吆喝把話明：「私宰官門該何罪？擅鬧米場了不成！待我去把上司稟，伙計們，拴起他來莫消停！」衙役聞聽不怠慢，上前來，圍住大人不放鬆。這一個，懷中掏出鐵索鍊，只聽「嘩啞」響一聲，鐵索子，套在大人的脖項內，單等著，見官好去回稟明。

按下大人上了鎖，再把那，州衙差役明一明。慌忙來到宅門上，敲梆他就傳事情。米場事情說一遍，賊官聞聽動無名。立刻升堂歸公位，說道是：「快帶刁民我問明！」

且說這個州官，姓閔叫閔上通，叫白了，都叫他「更稀鬆」。他本是個書吏，捐納出身，做過滿城縣的知縣，二任升到深州。論文才，打心口往下，一肚子淨大屎。因為他愛錢，給他起了個外號，叫「吞錢獸」。根底表明。

且說這州官立時升堂，吩咐：「把那一個鬧米場的刁民帶上來！」這下面一聲答應，不多一時，把大人帶至堂前。眾衙役喊堂，吆喝：「跪下！」老大人聞聽，不慌不忙，把一條口袋一鋪，就坐在了上邊。眾衙役一見劉大人坐下了，說：「你這個老頭子，叫你跪下，你怎麼倒坐下了呢？」劉大人說：「我沒有犯著了王法的罪，跪誰呢？為什麼不坐著！」州官一見，衝衝大怒，說：「你這個刁民，見了老爺因何不跪？就該打你二十大板！」劉大人說：「你私自剋扣民糧，就應斬首。」州官說：「你怎見本州剋扣民糧？」劉大人說：「奉旨賣米，賑濟貧民，官價三百錢一斗，你要四百錢，這一百錢歸於何處？我問你：官門十升，你為何又私改官門，一斗米只給七升？利民肥己，是你有罪？是我有罪？」州官聞聽劉大人說著他的心病咧，嚇了一哆嗦，急得無言可對。羞惱變成怒，吩咐左右：「把這個刁民，與本州帶將下去，先打他一二十大板，然後再問！」眾役人聞聽，不敢怠慢，走上前來，不容分說，把劉大人按在丹墀。

州官才要抽籤下扔，忽見從角門以外，慌慌張張跑進一個人來，來至公堂跪在下面，說：「啟上太爺在上，今有聖主欽點保定府的學政主考劉大人的大轎前來，離此不遠，請太爺去接大人吧。」州官聞聽，嚇了一跳，腹內說：「莫非聖上打發他前來，查看我放米的事情？也未可定。」想罷，往下開言，說：「先不必打他咧，先著一面枷號來，把他枷號起來，在米場示眾。俟本州接待欵差大人已畢，回衙時節，再與他算帳！」

知州說罷前後話，手下答應不消停。登時抬上枷一面，劉大人，觀看此物自思：說「此件本為凶徒做，誰知今該我劉墉！何不戴了上熱河去，叫聖上，瞧瞧這般惡非刑。」劉大人正然心犯想，眾青衣，上前動手不消停。把枷號大人忙戴上，當堂釘樁貼上封。青衣帶定往外走，再把州官明一明。回衙忙把吉服更換，滴水上馬往外行。按下賊官去接主考，再把那，兩名青衣明一明。帶定大人往外走，登時來到米場中，把大人鎖在石鼓子上，太陽地裡似蒸籠。兩個衙役旁邊坐，瞧看居民鬧哄哄。內有一人本姓李，家住李家那鎮中，原來認得幾個字，走到眼前看分明。上寫著：「刁民一名叫王玉，家住李家鎮那村中，私鬧米場真可惡，枷號一月再鬆刑。」李洪看罷枷上字，不由著忙吃一驚：李家鎮並無有個名王玉，這件事情我不明！

想罷多時忙邁步，走到那，差人眼前問一聲：「此人不在李家鎮，那村中，並無王玉人一名。」劉大人聞聽抬頭看：「你問我嗎？我的家住在山東。」衙役聞聽大人話，啟齒開言把話云。

衙役張棟說：「你住在山東，這麼遠，買官米來咧？」大人說：「我新近搬到李家鎮去。」李洪聞聽劉大人之言，說：「我就在李家鎮住，你說你搬到李家鎮，你住的是誰家的房子？在哪條街上？」劉大人說：「我在李家鎮李家店內居住。」李洪說：「這就是咧。你貴姓王？」劉大人說：「我不姓王，我姓劉。」李洪說：「你姓劉，枷號上寫著『王玉』。」劉大人說：「那我就不知道咧。」李洪說：「你叫劉什麼？」，「我叫劉墉。」李洪聞聽，嚇得連北也不認得咧！一把手，拉住兩個衙役，走到一邊，說：「可不好咧！又聽說山東的劉大人叫劉墉，別是他罷？」張棟說：「那的話呢！山東的劉大人，是羅鍋子。」李洪說：「你瞧瞧，難道說這不是羅鍋子不成？」張棟聞聽，留神一看——果然是個羅鍋子！嚇得「撲哧」，鬧了一褲子尿，眼睛也藍咧。兩衙役正自害怕，忽見一乘大轎，前頭一個頂馬，迎面而來，就知道是接劉大人來咧。張棟說：「咱們倆快跑罷！」

說罷，倆衙役往東飛跑而去，找了個酒鋪的櫃房屋裡，兩個人借了一牀被褥蓋上，底下籐糠打戰，戰成一處咧！不必再表。

且說深州的州官閔上通，騎著騾子，剛出了衙門，就瞧見了劉大人的大轎迎面而來。慌忙下了坐騎，站在道旁。不多一時，大轎來到跟前，籐子是放著，州官閔上通只當劉大人在轎內。頂馬王安一見深州的州官站在道旁，將馬勒住：「大人在哪一塊呢？」州官說：「大人不是在轎裡坐著呢？」王安說：「你別作夢咧！劉大人拿著一條口袋買米來咧！一早就進了城，沒有看見麼？」州官聞聽王安之言，頂梁骨上冒了一股涼氣。

州官聞聽王安話，頂梁骨上冒真魂，「哎喲」一聲「罷了我」，腿肚子朝前轉了筋：「我今可是瞎了眼，莫非那，老頭子就是劉大人？我把他枷號在米場，誰知是，奉旨欵差來的臣！真真我才活倒運，偏遇見，劉羅鍋寧會賺人！」

州官想罷不怠慢，顧不得騎騾往前走，「咕咚咕咚」往衙門跑。王安一見不怠慢，坐騎一催隨後跟。登時也把衙門進，一抬頭，瞧見那，石頭鼓子上鎖著老大人。王安瞧罷嚇了一跳，一下坐騎，「咕啞啞」跪到跟前就開言，說「大人為何把刑具戴？莫非是，州官瞎眼不認得大人？」劉大人舉目抬頭看，瞧了瞧是王安才把話云：「暫且不必問原因，快找州官一個人。」大人言詞還未盡，忽見那，衙役門外又來了一個人。原來是，深州游擊聞此信，慌忙前來接大人。這位老爺本姓李，名字叫作李元真。進衙慌忙下坐騎，來到那，大人跟前控背弓身把話雲，說道是：「不知大人台駕至，有失迎接莫要嗔。」大人聞聽抬頭看，打量深州三品

臣：頭上戴著個亮藍頂，一掛朝珠項下存。褂子上繡金錢豹，瞧年紀不過在四旬。大人看罷開言道，認得是，深州的游擊叫李元真，說道是：「你來的正恰巧，我派你事情要你遵：快拿州官一個人，還有那，鎖我的衙役人兩個，州官無有歸你的罪，要你留神加小心。我上熱河把主子見，請聖旨，好發落這狗佞臣！」游擊答應「是是是，大人言詞敢不遵？」大人聞聽說「快去！」李元真，遵令立刻就翻身。按下游擊把衙門進，再表清官劉大人。

王安上前解開鎖，大人說「你別開枷，我還要熱河去見聖主。」說罷邁步往裡走，眾人慌忙隨後跟。登時來到大堂上，公位上，坐上扛枷劉大人。按下清官大堂坐，再表州官狗佞臣。